



補漢兵志



宋錢白石先生著

補漢兵志

乾隆己丑仲夏
殷陽書院開雕

補漢兵志序

門人奉議郎知涪州瑞昌縣事管勸農營叟事兼買納茶場陳元粹撰



漢兵志永嘉白石先生往為大都授時所著予少小
執經師從曾備討閱因獲聞纂集之大旨初藝祖開
基次第剗削五代僭偽收其精兵聚于京師天下既
平而已聚之兵不可復散遂定都汴京以便漕運始
倚兵以固國而不及天下之形勢嘗自嘆曰不出百
年天下民力殫矣固已逆知後世以兵為病也然當
時徒見兵聚而精不知其後兵聚而不可復用蓋自
太宗既平太原欲遂取幽燕而不克自是歲有契丹

之擾澶淵之役僅能罷兵爲和而西夏之叛終莫得其要領尋至永樂之屢極爲中原之變所在戰卒望風奔潰訖未聞一戰之獲渡江以來稍自振刷和議旣成尋復廢弛數十年來天下無事衣糧犒賞不可少殺生息長養而貪將黠吏得以浸容其奸故老弱者難汰虛籍者難覈安坐無事則驕驕則難用久聚而法弛則悍悍則難制生息繁而衣給有限則貧貧則思亂征行調發之日稀不閑臨陣決戰之術則怯怯則棄甲曳兵而走今自京師禁衛江上諸屯諸州廂禁邊上戍守往往以百萬爲額而未嘗可用也夫

以天下不及承平之半而養百萬無用之卒凡今天下嗷嗷行一切之術網羅天下之遺利以竭生民之力而楮幣茶鹽之法日益敝壞皆爲此也抑可久而不知變乎於虜此先生所以拳拳有意于漢家之遺制也謹按漢制調民有限無常役之歲則與今日老弱虛籍者異

按補兵制首當用民之目蓋漢法民二十始傅二十三爲正卒五十六免通爲三十六年自始傅爲更卒歲一月止于三十有六月卽今廂軍備廝役者是爲衛士止一歲卽今禁衛扈從者是爲材官

騎士止一歲卽今禁軍備戰守者是戍邊三日卽
今更遣戍卒者是漢之用民止此四條夫以民之
爲生除其少與老中間三十有六年之間藉其強
壯之日而用之又不過兩歲及三十有六月加以
戍邊通爲五歲有三日耳其勢老弱虛籍自無所
容于其間夫兵不常役則佚而不怨在官之日少
則有餘力而不疲故漢兵所向未嘗敗衄橫行於
四夷而匈奴卒于摧敗破滅款塞奉國珍來朝闕
下近古未嘗有也其與今日常有四夷之憂異矣
有事檄召事已罷歸無聚食之費則與今日竭民力

以養兵者異

按高帝十年征陳豨上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
有至者是年淮南王布反檄諸侯兵上自將以擊
布孝武云吾初卽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齊哀
王謀發兵中尉魏勃給召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
虎符驗也高帝紀五年夏五月旣誅項羽兵皆罷
歸家則知漢法兵皆散于郡國有事則以虎符檄
召而用之事已皆罷歸家無復養兵之費矣

衣齋自備無供億之勞則與今日春秋衣賜不時邀
賞者異

按賈誼曰漢淮南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貨殖傳曰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家則知漢兵雖以征行調發衣齎猶自備而况無事而歲科和買供給春秋二衣乎

近地調發無遠征之勞

已詳補志并註

不立素將無擁兵專制之虞

按唐杜祐通典云兵制可採唯有漢氏或有四夷侵軼則從中命將發五營騎士六郡良家貳師樓

船伏波下瀨咸因事立稱畢事則省雖衛霍勲高績重身奉朝請兵皆散歸

都試課殿最無驕蹇難用之患

已詳補志并註

故自漢文以來與民休息經常不耗則減田租弛山澤

文帝二年賜天下民田租之半十三年除田租稅後元六年弛山澤

尋至太倉之粟陳陳相因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皆不養兵之効也誠使稍取漢制斟酌劑量參而行

於今日以救其極敝不十年間國力可紓民力可裕其效猶指諸掌夫亦何憚而不爲嗟夫先生乃老矣方力疾丐休築室深山中尙羊物外以書史泉石自娛將終身焉此志邈矣顧每以予講肄滋久警策蘊奧粗可與語理道者其素相期待者遠矣然予亦偃蹇半世安于靜退未嘗出位而思豈敢輒言兵事而先生憂國之心與所著書要不可不與有志於斯世者共之也雖然其事大體重關繫宏遠要在成順致利不駭民聽其條目次第固非一端初先生更欲編次漢調兵弛役尺籍伍符金鼓旗幟及凡兵間調度

別爲一書未果蓋漢兵最近古其規摹尤精密而史闕其文姑採摭羣書先誌其大節而其纖悉未能盡載此書也先生名文子字文季世居樂邑白石山下因自號曰白石山人云嘉定甲戌謹序

補漢兵志綱目

凡用民見下

漢法民二十始傅止非調民為之也

更卒

更卒曰踐更止雖罷癘不免

衛士

衛士屬衛尉止有加恩焉

材官騎士

材官騎士屬郡都尉止蓋長從募士多而郡國之兵壞矣

戍邊

天下之人皆直戍邊止漢之用民殆不過此

復

而天子推恩則有復其身者止無以給中外繇役矣

郎

所謂天子之衛則光祿勳所領諸郎是也止其郎員
悉省于先漢矣

南北軍

其次則有南軍有北軍止其所領士徒亦甚多矣

三輔兵

三輔之兵中尉主之止則中尉所專職唯徼循而已

城中兵

凡城中屬長安令止蓋京師之兵大畧具此

滎陽屯兵

其外則滎陽屯兵止無常屯之兵也

郡國兵

郡國之兵則材官騎士是也止非虎符不得輒發

邊兵

唯當寇之邊特異內郡止蓋其權重矣

部都尉

部都尉部戍卒乘障塞止不以從征也

農都尉

農都尉武帝初置止其制邊守塞大畧如此

屬國

然猶困于匈奴之強止所謂以蠻夷制蠻夷者也

元書初不立此綱目予慮學者未明復表出之非本旨也元粹謹書

補漢兵志

并註

白石先生錢氏撰

漢法民二十始傅

高紀二年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軍服虔曰傅音附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儲故二十三而後役之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之疇官各從其父疇學之師古曰傅著也言著名籍給公家徭役也景紀二年令天下男子二十始傅師古曰舊註二十三今二十更爲異制當考本末二十三爲正卒

漢儀註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衛士一歲爲材
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陣漢舊儀民年二十三爲
正一歲爲衛士一歲爲材官騎士水處爲樓船
自始傳爲更卒歲一月正卒爲衛士一歲材官騎士
一歲

食貨志董仲舒曰秦法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
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于古漢興循而未改師古
曰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也正卒謂給中都
官者也率計今人一歲之中三十倍多于古也昭
紀元鳳四年逋更賦勿收如淳曰此漢初因秦法

而行之也後遂改易有謫乃戍邊一歲耳案正卒
比更卒爲正也更卒給郡縣非正卒仲舒所謂已
復爲正謂二十三歲後應爲衛士材官者顏說以
爲給中都官者非也給中都官卽以衛士分戍中
都官耳事見魏相傳循而未改謂更卒歲一月正
卒二歲大畧與秦相似耳其實漢人無一歲屯戍
一歲力役之事也

戍邊歲三日

如淳曰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律所謂徭戍

五十六免

漢儀注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爲庶人就田里
至于治城郭築隄防轉輸力役皆官予庸直非調民
爲之也

惠紀三年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
城長安三十日罷發卒十萬救決河食貨志耿壽
昌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
卒六萬人食貨志天子爲伐胡故盛養馬馬之往
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
郡案食貨志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
餽餉率十餘鍾致一石散幣于邛犍以輯之又築

衛朔方轉漕甚遠費數十百鉅萬府庫並虛又溝
洫志成帝河平三年治河卒非受平價者爲著外
繇六月則知漢人治城郭築隄防轉輸力役皆官
子籍直非調民爲之也如養馬至調旁近郡蓋更
卒歟

更卒曰踐更

昭紀元鳳四年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
有過更古者正卒无常人皆當迭爲之一月一更
是爲卒更也貧者欲得雇更錢次直者出錢雇之
月二千是爲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

爲更律所謂徭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住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爲過更也律說卒踐更者居也居更縣中五月乃更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案更卒非正卒也人直一月猶踐履而去故曰踐更踐更卽更卒也若雇人爲之當隨其月緩急貴賤爲之直謂之平賈漢錢重不得定爲二千也若不直而入錢于官是爲更賦也秦爵不更不爲更卒左右中更主領更卒

百官表爵四不更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師古曰不更言不豫更卒之事左右中更主領更卒部其役使也

其番上尉主之

昭紀元鳳四年如淳曰尉律卒踐更一月郭解傳解出人皆避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乃陰請尉吏曰是人吾所重至踐更時脫之每至直更數過吏弗求恠之間其故解使脫之箕踞者乃肉袒謝罪郡國役使過律若過員皆坐免

功臣表信武侯靳亭祝阿侯高成孝文後三年皆

坐事國人過律免案過律如滿一月當代而過役之類功臣表東茅侯劉到孝文十六年坐事國人過員免師古曰事謂役使之員數也按過員謂當給郡國者有員數其餘則出更賦過員則更賦減矣

其不役而收其直謂之更賦雖罷癯不免

昭紀元鳳四年三年以上逋更賦未入者皆勿收後漢書虞詡傳永平章和中州郡以走卒錢給貧人王莽下令去漢氏常有更賦罷癯戚出高紀二年如淳曰律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爲罷癯按

更卒給郡國歲一月不役者官收其庸謂之更賦其輕重未詳唐庸法歲役二旬不役者收其庸日尺

衛士屬衛尉

百官表衛尉秦官掌宮門衛屯兵後漢志衛尉掌宮門衛士宮中徼循事高后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納相國產殿門景武功臣表李壽坐爲衛尉居守擅出長安界送海西侯至高橋又使吏殺人誅霍光傳地節三年徙霍光女婿度遼將軍未央衛尉范明友爲光祿勳徙光女婿長樂衛尉鄧廣漢

爲少府及兩宮衛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

其寺在宮內

漢舊儀衛尉寺在宮內

周垣爲區廬衛士分居之

百官表胡廣云衛士于周垣爲區廬

李文藻云漢書周垣下有

不字殆漢書之誤也

區廬者若今之伏宿屋矣元紀初元五

年師古曰衛尉有八屯

有長樂建章甘泉衛尉不常置

百官表長樂建章甘泉衛尉皆掌其宮職畧同不

常置高后紀朱虛侯章馳斬長樂衛尉呂更始武

五子傳戾太子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宣紀元平

元年太后歸長樂宮初置屯衛案長樂衛尉自漢

初有之今云初置者疑戾太子敗後罷之至此方

置太初元年起建章宮宣紀元康元年置建章衛

尉元紀初元三年罷甘泉建章宮衛令就農

衛尉之屬有衛司馬衛候左右都候有公車司馬衛

士旅賁令丞

百官表屬官有公車司馬衛士旅賁三令丞衛士

三丞又諸屯衛侯司馬二十二官皆屬焉二十二

官未詳

司馬候主徼巡宿衛

元紀初元五年師古曰衛尉有八屯衛候司馬主衛士徼巡宿衛每面各二司馬故謂宮之外門爲司馬門元紀初元五年合從官給事宮司馬中者得爲大父母父母兄弟通籍應劭曰司馬主武兵禁之意也籍者爲二尺竹牒紀其年紀名字物色縣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入也後漢志宮掖門每門司馬一人比千石本注云南宮南屯司馬主平城門北宮門蒼龍司馬主東門元武司馬主元武

門北屯司馬主北門北宮朱雀司馬主南掖門東明司馬主東門朔平司馬主北門凡七門凡居宮中者皆有口籍于門之所屬宮名兩字爲鐵券

李

漢書券作印

文符案省符乃內之若外人以事當入本

宮長吏爲封棨傳其有官位出入令御者言其官又胡廣云諸門部各陳屯夾道其旁掌兵以示威武交戟以遮妄出入者蓋寬饒傳初拜爲衛司馬未出殿門斷其禪衣令短離地冠大冠帶長劍躬按行士卒廬室視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臨問加致醫藥遇之甚有恩及歲盡交代上臨

饗罷衛卒衛卒數十人皆叩頭自請願復留共更
一年以報寬饒厚恩元紀初元五年衛司馬谷吉
使匈奴鄭吉傳以侍郎遷衛司馬馮奉世傳以衛
尉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修城案左氏春秋晉
悼公以祁奚為中軍尉魏絳為司馬張老為候奄
蓋秦晉間以尉司馬候為軍官

左右都候巡宮中及天下有所收考

後漢志左右都候各一人六百石丞各一人本注
曰主劍戟士徼循官及天子有所收考蔡質漢儀
曰宮中諸官有劾奏罪左都候執戟戲車縛送付

詔獄在官大小各付所屬以馬被覆此其戟也

李云

漢書注覆字下有見尚書令尚書僕射尚書皆執
板拜見丞郎皆揖數句無此其戟也四字高貽榮
云戟當作職

皆與中尉相表裏

漢舊儀宮司馬諸遂都候領督盜賊屬執金吾司
馬掖門殿門此衛士皆屬衛尉案百官表中尉屬
官無衛司馬候左右都候此云屬金吾者蓋執金
吾徼巡宮外實相表裏所謂聯事

公車司馬令受章奏及徵詣公車者

三輔黃圖未央宮四面皆有公車劉向傳章交公

車後漢志公車司馬令一人六百石丞尉各一人
掌宮南闕門凡吏民上章四方貢獻及徵詣公車
者丞選曉諱掌知非法尉主闕門兵禁戒非常獻
帝起居注曰建安八年議郎衛林爲公車司馬令
位隨將大夫舊公車令與都長史位從將大夫自
林始

衛士令領衛士

後漢志南宮衛士令一人六百石丞一人掌南宮
衛士北宮衛士令一人六百石丞一人掌北宮衛
士

旅賁令蓋主衛士之驍勇者以備非常

師古曰旅衆也賁與奔同言爲奔走之任也後漢
志中興省旅賁令案周官旅賁氏中士二人下士
十有六人徒八人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漢倣此
名以衛士爲之中興以公車司馬衛故省之歟
凡衛尉太尉所部

漢官目錄太僕光祿勳衛尉三卿太尉所部
時以領屬衛將軍

外戚傳高后八年以梁王爲相國居後軍文紀卽
日夕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領南北軍二

年始罷衛將軍軍案南軍卽衛士張安世傳地節三年罷車騎將軍屯兵更爲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

其轉置送迎常二萬人

武紀建元元年詔曰衛士轉置送迎常二萬人

漢書二萬人其省萬人鄭氏曰去故置新常二萬

上無常字人漢舊儀饗衛士萬五千人應劭漢官儀衛尉衛士六十人南宮衛士合衛士五百三十七人北宮衛士合衛士四百七十二人右都候衛士四百一十六人左都候衛士三百八十三人南宮北屯司

馬衛士百二人北宮門蒼龍司馬衛士四十人元武司馬衛士三十八人北屯司馬衛士三十八人北宮朱雀司馬衛士百二十四人東明司馬衛士百八十八人朔平司馬衛士百一十七人案衛尉所管衛士數諸離宮寢園及中都官不在其中然後漢制度大率減于西京

有分戍諸離宮寢園及中都官者

韋元成傳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各有寢園與諸帝合凡三十所用衛士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養犧牲

卒不在數中魏相傳爲河南太守後人有告相賊
殺不辜事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
遮大將軍自言願復畱作一年以贖太守罪師古
曰來京師諸官府爲戍卒若今衛士上番分守諸
司

雖時有減省然用民多矣
賈山傳陛下卽位減外繇衛卒元帝時貢禹言諸
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其大半以寬繇役天子下
其議省建章甘泉宮衛卒減諸侯王廟衛卒省其
半

其始至丞相迎勞

漢舊儀衛士初至未入君侯到都國外賜勞吏士
歲盡罷遣天子臨饗勸以農桑有加恩焉

漢舊儀正月五日大置酒饗衛士蓋寬饒傳及歲
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卒王尊傳正月行幸曲臺臨
饗罷衛士丞相衡與中二千石大鴻臚賞等會坐
于殿門下後漢志饗遣故衛士儀百官會位定謁
者持節引故衛士入自端門衛司馬執幡鉦護行
行定侍御史持節慰勞以詔問所疾苦受其章奏
所欲言畢饗賜作樂觀其角抵樂闋罷遣勸以農

桑

材官騎士

刑法志漢興天下既定踵秦置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漢官儀高祖命天下郡國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爲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屬郡都尉

百官表郡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秩比二千石有丞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都尉諸侯王國中尉掌武職

以歲八月太守都尉令長丞爲會都試水處爲樓船

漢舊儀嘗以八月太守都尉令長丞尉會都試材官騎士習騎馳戰陣課殿最水處爲樓船亦習戰

射行船

令丞尉亦各統其縣守尉不得專也

翟義傳義爲東郡太守王莽居攝義心惡之遂與東郡都尉劉宇嚴鄉侯劉信信弟武平侯劉璜結謀于是以九月都試日斬觀令因勒其車騎材官大抵金城天水隴西安定北地河東上黨上郡多騎士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巴蜀多材官

高紀十一年淮南王反上乃發上郡北地隴西車

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軍霸上武紀元鼎六年發隴西天水安定騎士及中尉河南河內卒十萬人征西羌宣紀神爵元年西羌反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及應募佽飛射士羽林孤兒胡越騎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詣金城

江淮以南多樓船士

武紀元鼎五年南越相呂嘉反遣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潁水歸義侯嚴爲戈船將軍出零陵下瀰水

李云漢書作離

甲爲下瀨將軍下蒼梧皆將罪人江

淮以南樓船卒十萬人食貨志元鼎五年南越反因南方樓船士二十餘萬人擊之朱買臣傳東越數反朱買臣爲會稽太守詔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嚴助傳淮南王上書曰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

李云間忌之間淮南王傳作簡嚴助

傳作間高云淮南王傳作簡

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擢未

戰而疾死者過半

其興發量地遠近若宣帝以沛郡淮陽汝南征西羌蓋罷民矣

事見上

郡國不擅斥騎士

趙廣漢傳坐擅斥除騎士乏軍興數罪腰斬師古

曰斥除謂逐遣之

非教士不得徵發

武五子傳燕王旦賜策曰毋乃廢備非教士不得
從徵

以功推遷得至將相

申屠嘉傳以材官蹶張從擊項籍袁盎傳君以材
官蹶張遷爲隊帥積功至淮陽太守趙克國傳始
爲騎士以六郡良家子補羽林霍去病傳騎士孟

已有功賜爵關內侯

然其試騎士有馬伍分左右部置軍假司馬千人或
至坐死

韓延壽傳蕭望之案延壽在東郡時試騎士五騎
爲伍分左右部軍假司馬千人及治飾車甲三百
萬以上于是望之劾奏延壽上僭不道延壽竟坐
棄市馮唐傳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
尺籍伍符

而諸侯王不得領庫兵飭武備

燕王旦傳旦詐言以武帝時受詔得職吏事修武

郡國不擅斥騎士

趙廣漢傳坐擅斥除騎士乏軍興數罪腰斬師古

曰斥除謂逐遣之

非教士不得徵發

武五子傳燕王旦賜策曰毋乃廢備非教士不得
從徵

以功推遷得至將相

申屠嘉傳以材官蹶張從擊項籍袁盎傳君以材
官蹶張遷爲隊帥積功至淮陽太守趙克國傳始
爲騎士以六郡良家子補羽林霍去病傳騎士孟

已有功賜爵關內侯

然其試騎士有馬伍分左右部置軍假司馬千人或
至坐死

韓延壽傳蕭望之案延壽在東郡時試騎士五騎
爲伍分左右部軍假司馬千人及治飾車甲三百
萬以上于是望之劾奏延壽上僭不道延壽竟坐
棄市馮唐傳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
尺籍伍符

而諸侯王不得領庫兵飭武備

燕王旦傳旦詐言以武帝時受詔得職吏事修武

備備非常于是下令羣臣曰寡人親奉明詔職吏事領庫兵飭武備按諸侯王不得領庫兵蓋七國敗後補禁抑之

武帝之後有選募有罪徒其選募曰勇敢

武紀天漢四年發天下七科謫及勇敢士遣李廣利等擊匈奴李陵傳將勇敢五千人教射張掖酒泉以備胡天漢二年召陵欲使爲貳師將輜重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將一隊

李云將漢書作當

曰奔命

昭紀始元元年遣呂破胡募吏民及發犍爲蜀郡奔命擊益州應劭曰舊時郡國皆有材官騎士以赴急難今夷反常兵不足以討之故權選取精勇聞命奔走故謂之奔命

曰伉健

宣紀本始二年大發興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皆從軍趙克國傳奏云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

曰豪吏

王溫舒傳會宛軍發詔徵豪吏溫舒匿其吏華成

及人有變告溫舒受員騎錢它姦利事罪至族自
殺

曰應募

宣紀神爵元年發三輔中都官徒及應募伙飛射
士趙克國傳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
兵與吏士私從者馮奉世傳復發募士萬人拜韓
安國爲建威將軍常惠傳家貧自奮應募淮南王
傳時有欲從軍者輒詣長安雷被卽願奮擊匈奴
太子數惡被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元朔五
年被遂亡之長安上書自明上遣漢中尉宏卽訊

驗王中尉還以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壅闕求
奮擊匈奴者雷被等格明詔當棄市詔不許

曰私從

趙克國傳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
兵與吏士私從者李廣傳負私從者不與

其罪徒曰謫民曰惡少

武紀太初元年遣李廣利發天下謫民西征大宛
武紀天漢四年發天下七科謫及勇敢士遣李廣
利將擊匈奴張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壻三賈
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

七凡七科李廣利傳太初元年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又赦囚徒捍寇盜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又發天下七科謫及載糒給貳師案七科謫張說非也七謫蓋調其罪之輕者凡七科以調發之其名不詳見武帝雖暴未至如始皇之甚也李廣利傳伐宛罷後十一歲征和三年貳師復出五原擊匈奴無天漢四年擊匈奴事紀傳必有誤昭紀元鳳五年發三輔及郡國惡少年更有告劾亡者屯遼東

曰亡命

武紀元封六年益州昆明反赦京師亡命令從軍遣郭昌將以擊之昭紀發吏有告劾士者

曰徒曰弛刑

昭紀元鳳元年武都氐人反遣馬適建等將三輔太常徒皆免刑擊之宣紀神爵元年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李奇曰弛廢也謂若今徒解鉗鈇赭衣置任輸作也

曰罪人

高紀十一年淮南反上赦天下死罪以下皆令從軍武紀元鼎五年南越相呂嘉反遣路博德楊僕

等將罪人江淮以南樓船十萬人越馳義侯遺別將巴蜀罪人發夜郎兵

曰應募罪人

武紀元封二年楊僕荀彘將應募罪人擊朝鮮昭紀元鳳六年募郡國徒築遼東元菟城

至于中興併尉職罷都試

後漢志建武六年省諸郡都尉併職太守無都試之役省關都尉唯邊郡往往置都尉及屬國都尉稍有分縣治民比郡安帝以羗犯法三輔有陵園之守乃復置右扶風都尉京兆虎牙都尉

材官騎士還復民伍

世祖紀建武七年三月詔曰今國有衆軍並多精勇宜且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及軍假吏令還復民伍

蓋長募士多而郡國之兵壞矣

馬援傳建武二十四年武陵五溪蠻反援將十二郡募士及弛刑四萬餘人擊之應劭漢官曰自郡國罷材官騎士之後官無警備實啓戎心一方有難三面救之發興雷震烟蒸電激一切取辦黔首囂然不及講其射御用其戒誓一旦驅之以卽疆

敵是以每戰常負王旅不振張角懷挾奸偽遐邇
搖蕩八州並發烟炎絳天牧守梟裂流血成川爾
乃遠徵三邊殊俗之兵非我族類忿鷙縱橫多僵
良善以爲已功財貨糞土哀夫民氓遷流之咎見
出在茲不教而戰是謂棄之跡其禍敗豈虛也哉
天下之人皆直戍邊謂之過更

高紀二年興關中卒乘邊塞婁敬傳敬齊人戍隴
西蓋寬饒傳家貧身爲司隸子常步行自戍北邊
後漢安紀永初四年詔三輔除三年逋租過更口
算芻橐

行者兼代他人一歲而更

史記大事記高后五年令戍卒歲更鼃錯傳令遠
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如選常居者如淳曰天
下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爲更律所謂繇戍也
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
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徃便還因便徃一歲一
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以給戍者是謂過更
也按過更言三日之戍過之卽更猶更卒一月名
踐更也案紀除逋租過更錢之逋者非謂出錢入
官乃名過更

視秦人閭左之戍寬矣

陳勝傳發閭左戍漁陽者九百人應劭曰秦嘗以
謫發之名謫戍先發吏有過及贅壻賈人後以嘗
有市籍者發李云漢書市籍者下無發字又後以大父母父母
嘗有市籍者戍者曹輩盡復入閭取其左發之未
及取右而亡

邊無事又時減外繇

賈山傳陛下卽位減外繇衛卒霍去病傳渾邪王
降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繇役宣
紀元鳳四年以邊無寇減戍卒什二昭紀元平元

年日者省不急減外繇案史記大事記文十三年
除戍卒今諸傳自文帝後但言減之耳未詳
或以官奴婢代戍

貢禹傳又諸官奴婢十餘萬人游戲亡事宜免爲
庶人廩食令代關東戍卒乘北邊亭塞候望

武帝始有以謫發者

武紀天漢元年發謫戍屯五原食貨志算緡令匿
不自占占不悉者戍邊一歲

戍卒至邊蓋領屬部都尉

地理志邊郡有部都尉百官表無之疑領戍卒

其賜外繇著外繇者皆計庸直得受之其人也

卜式傳賜卜式外繇四百人蘇林曰外繇謂戍邊也一人出錢三百謂之過更式歲得十二萬錢也溝洫志成帝河平元年治河卒著外繇六月師古曰以卒治河有勞雖執役日近皆得比繇戍六月也著謂著于簿籍也後二歲河復決治六月乃成治河卒非受平價者爲著外繇六月按外繇無六月者外繇歲不過三日則六月可當六十人今著之俟調發時得受之令庸除已當戍三日宅皆爲已有猶卜式傳賜外繇四百人也

漢之用民殆不過此而天子推恩則有復其身者若三老

高紀二年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率衆爲善置以爲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爲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

若孝悌若力田

惠紀四年舉民孝悌力田者復其身

若卒吏從軍至平城者

高紀八年令吏卒從軍至平城及守城邑者皆復終身勿事

若博士弟子

儒林傳武帝詔爲博士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

若通一經者

儒林傳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皆復

若五大夫

食貨志晁錯奏云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
廼復一人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按錯云入
粟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復一人蓋承舊制爵九級
至五大夫乃復耳鄭註周禮卿大夫貴者皆舍若
今宗室關內侯皆復自後漢改法爵二十級至關

內侯乃復也

若車騎馬

食貨志晁錯奏云民有車騎馬者復卒三人西域
傳武帝詔當今務在禁苛暴正擅賦力本農修馬
復令以補闕毋乏武備而已

若癰不可事

周禮鄉大夫老者疾者皆舍註云疾者謂若今癰
不可事者復之漢律民年二十三傳之疇官高不
滿六尺二寸以下疲癰

有復其家若豐沛

高紀十二年謂沛父老其以沛爲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老爲豐請乃併復豐比沛若吏二千石從入蜀漢者

高紀十二年詔云吏二千石入蜀漢定三秦者皆世世復吾于天下賢士可謂無負矣

若軍吏卒非七大夫以下者

高紀五年詔軍吏卒非七大夫以下者皆復其身及戶勿事

若吏六百石及嘗佩將軍都尉印將兵及二千石官印者

惠紀詔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與同居及故吏嘗佩將軍都尉印將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給軍賦宅毋有所與按軍賦卽算賦

若民徙塞下者

鼂錯傳今合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賈誼傳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按邊郡與西羗匈奴接境雖高爵應復之人亦不免操兵爲守戰備言匈奴爲邊郡害如此非漢法不與之復也

若宗室

文紀四年復諸劉有屬籍者家無所與周禮卿大夫國中貴者皆舍鄭注云若今宗室及關內侯皆復是也

若功臣後

宣紀地節二年詔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無有所與功臣表元康四年復高帝功臣絳侯周勃百三十六人家子孫令奉祭祀世世勿絕其無嗣者復其次按宣紀元康元年表必有誤

至于關中卒從軍者

高紀二年關中卒從軍者復家一歲

諸侯子在關中者

高紀五年詔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半之

流民還歸者

宣紀地節三年詔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且勿算事

八十九十者子若孫

賈山傳九十者一子不事武紀建元元年詔民年

九十以上以

李云漢書作已

有受鬻法爲復子若孫令得身率妻妾遂其供養之事周禮卿大夫老者皆舍鄭謂若今八十九十復羨卒

民產子者

高紀七年詔民產子復勿事二歲

有大父母父母之喪者復身若家皆有期限

宣紀地節四年詔百姓或遭衰經凶災而吏繇事使不得葬傷孝子之心朕甚憐之自今諸有大父母父母之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而復算復租尤不輕予

宣紀流民還歸者勿算事高紀三年蜀漢民給軍事勞苦復勿租稅一歲

武帝始令民入粟復

食貨志桑弘羊請令民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

入奴婢復

食貨志兵連不解將庫並虛乃募民入奴婢使得以終身復

買爵至千夫復而徵發之士益鮮

食貨志法旣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

及五大夫千夫徵發之士益鮮案秦爵五大夫第九武功爵千夫第七蓋武帝創武功爵每級加舊爵二等欲民貴之故千夫比五大夫皆得復除也無以給中外繇役矣

元紀永光三年用度不足民多復除無以給中外繇役

所謂天子之衛則光祿勳所領諸郎是也

百官表郎中令秦官掌宮殿掖門戶有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勳期門羽林皆屬焉漢舊儀殿外門署屬衛尉殿內郎署屬光祿勳文紀皇帝日

夕入未央宮夜拜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楊惲傳擢爲諸吏光祿勳親近用事居殿中廉潔無私郎官稱公平

凡入郎者以吏二千石以上任其子若弟

漢儀註吏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年得任同產若子一人爲郎哀紀卽位除任子令張安世陳咸劉向王崇馮元翟義以父任爲郎袁盎霍光楊惲以兄任爲郎

以明經

高相傳子康以明易爲郎召信臣傳以明經甲科

爲郎睦弘傳從嬴公受春秋以明經爲議郎孔光傳經學尤明年未二十舉爲議郎翟方進傳以射策甲科爲郎二三歲舉明經遷議郎劉向傳宣帝初立穀梁春秋召向受穀梁講論五經于石渠復拜爲郎中給事黃門

以孝廉

董仲舒傳臣愚以爲宜使諸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王吉王駿蓋寬饒鮑宣京房韋元成杜鄴師丹馮奉世子譚駿皆以孝廉爲郎馮唐以孝廉爲郎中署長

以射策甲科

蕭望之翟方進馬宮何武王嘉皆以射策甲科爲郎

以博士弟子高第

儒林傳武帝時太常奏博士弟子一歲皆輒試

漢書作課高云史記作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

第可以爲郎中太常籍奏平帝時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歲課甲科四十人爲郎中

以上書若賦

主父偃傳是時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上召

見拜偃樂安皆爲郎中枚乘傳召入待詔臯因賦
殿中詔使賦平樂館善之拜爲郎

時使民入羊入奴婢入穀入財或買武功爵皆得補
郎郎選衰焉

食貨志武帝時府庫空虛

高云空史記作益漢書作並

廼募民

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爲郎增秩及入羊爲郎始

于近後四年

李云近字漢書作此字高云史記亦作此

置武功爵以顯

軍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道雜
而多端則官職耗廢及孔僅爲大司農始令吏得
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其後所忠又言世家子弟

富人或鬪鷄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廼徵諸犯
令相引數千人名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
衰矣卜式傳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唯式尤欲助費
上以式終長者乃召式拜爲中郎賜爵左庶長田
十頃布告天下初式不願爲郎上曰吾有羊在上
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旣郎布衣草躡而牧羊黃霸
傳以待詔入錢賞官補侍郎謁者

凡郎有議郎

後漢志凡大夫議郎皆掌顧問應對無常事唯詔
命所使百官表議郎中郎秩比六百石侍郎比四

百石郎中比三百石

有中郎

東方朔傳復為中郎上為竇太主置酒宣室使謁

者引納董偃是時朔執戟

高云執戟漢書作辟戟

而前曰董

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上默然曰吾業已設飲後而

自改朔曰不可有詔止更置酒北宮引董君從東

司馬門

有侍郎

東方朔傳上以為常侍郎遂得愛幸又設客難曰

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

有郎中

司馬遷傳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

有外郎

惠紀即位賜民爵中郎郎中滿六歲爵三級四歲

二級外郎滿六歲二級中郎不滿一歲一級外郎

不滿二歲賜錢萬蘇林曰外郎散郎也按惠帝即

位賜爵唯中郎郎中外郎不言議郎侍郎又董仲

舒云今長吏多出於中郎郎中吏二千石子弟則

知漢初郎官考其實唯有三等諸言郎者外郎也

中郎者內郎也郎中者在二郎之中也自武帝後

始于中郎增議郎侍郎

非議郎皆更直執戟宿衛殿門

後漢志凡郎皆更直執戟宿衛殿門出克車騎唯
議郎不在直中

而內郎守黃門者爲黃門郎

漢舊儀黃門郎屬黃門令日暮入對青瑣門名曰

夕郎

議郎中郎侍郎郎中多至千人

百官表議郎中郎侍郎郎中皆無員多至千人

而又有期門羽林騎期門亦至千人

百官表期門掌執兵送從武帝建元三年初置比
郎無員多至千人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賁郎蔡
質漢儀虎賁五百人無常員多至千人

或曰三百人

漢舊儀期門騎者隴西攻射獵及能用五兵材力

三百人

羽林七百人

百官表羽林掌送從次期門武帝太初元年初置
名曰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騎漢舊儀羽林從官
七百人

孤兒無數

漢舊儀諸孤兒無數

或曰羽林郎百一十八人左右騎各八九百人

蔡質漢儀羽林郎百一十八人無常員漢官儀羽林左監主羽林左騎八百人右監主羽林右騎九百人

皆以三輔六郡良家子補期門羽林

東方朔傳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漢舊儀期門騎者

隴西攻射獵及能用五兵材力三百人行出會待期門下從射獵無員秩比郎從官名日期門騎地理志武帝選天水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補羽林以材力爲官名將多出焉後漢志羽林郎無員掌宿衛侍從常選漢陽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良家補本武帝以便馬從獵還宿殿陛巖下室中故號巖郎漢舊儀羽林從官士百人取三輔良家子自給鞍馬按漢用六郡良家補羽林期門蓋三輔園陵賴爲藩蔽故取其子弟以備宿衛猶高帝封趙壯士四人各千戶也天水永

平十七年更名漢陽趙克國傳隴西人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爲羽林甘延壽傳北地人少以良家子善騎射爲羽林投石拔距絕于等倫嘗超踰羽林亭樓由是遷爲郎試弁爲期門

及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號孤兒父死子代百官表又取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漢舊儀諸孤兒無數父死子代皆武帝時擊胡死子孫不能自活養羽林官比郎從官從車駕不得冠置合一人各曰羽林騎孤兒常輓大行喪車王莽以卿大夫博士直弟子輓大

行喪車爲羽林郎按荀綽晉百官表注曰虎賁諸郎皆父死子代漢制也未詳

皆掌執兵送從而羽林又有黃頭郎習櫂船

鄧通傳以櫂船爲黃頭郎師古曰刺船之郎皆著黃帽故號黃頭枚乘傳說吳王曰漢知其有吞天下之心也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蘇林曰羽林黃頭郎蓋習水戰者

宣帝發期門羽林從征殆輕用之矣

宣紀神爵元年西羌反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及應募伏飛射士羽林孤兒胡越騎三河潁川沛郡

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羗騎詣金城趙克國傳神爵元年克國子右曹中郎將邛將期門飲飛羽林孤兒胡越騎爲支兵案邛所將爲支兵卽神爵元年所發詣金城者也紀不言發期門誤也馮奉世傳擊西羗請益兵乃發三輔河東弘農越騎迹射飲飛轂者羽林孤兒及呼速紫噉種

中郎分五官左右

百官表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將秩比二千石郎中分車戶騎仍有左右

百官表郎中有車戶騎三將漢儀注郎中令主郎中左右車將主左右車郎左右戶將主左右戶郎李廣傳景帝初爲騎郎將蓋寬饒傳遷諫大夫行郎中戶將事劾奏張安世子不下殿門楊惲傳召戶將尊欲令戒飭富平侯與期門羽林皆有將

百官表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將秩皆比二千石郎中有車戶騎三將秩皆比千石期門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賁郎置中郎將秩比二千石宣帝令中郎將騎都尉監羽林秩比二千石後漢志虎賁中

郎將比二千石主虎賁宿衛羽林中郎將比二千石主羽林郎

光祿勳以歲時科第其行能

元紀永光元年詔丞相御史舉質樸淳厚遜讓有行者光祿勳歲以此科第郎從官後漢志光祿勳考其德行而進退之

大將軍肄習射御戰陣

武五子傳將軍都郎羽林道上稱蹕師古曰都大也謂大會試之漢光祿挈令諸當試者不會都所免之霍光傳言光出都肄郎羽林師古曰謂總閱

試習武備也

將以兵法部屬之

袁盎傳爲中郎將上曰將軍怯耶按中郎將稱將軍則部屬諸郎當以兵法猶周官諸子

奏免其有罪而薦舉其高第者

張釋之傳爲騎郎十年不得調欲免歸中郎將袁

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調謁者李云調漢書作補高

云史楊惲傳遷中郎將謁者有罪過輒奏免薦舉記同

其高第有行能者至郡守九卿郎官化之莫不自厲絕請謁貨賂之端令行禁止宮殿之內翕然同

聲

中興以五官左右虎賁郎將併將中郎侍郎郎中

後漢志五官中郎將主五官郎左中郎將主左署郎右中郎將主右署郎虎賁中郎將主虎賁宿衛皆有中郎侍郎郎中羽林中郎將主羽林郎而廢車戶騎三將

後漢志省車戶騎凡三將

其郎員悉省于先漢矣

百官表謁者員七十人後漢志謁者三十人按後漢制度大率省約以謁者推之大率可見也

其次則有南軍有北軍南軍則衛士是也

外戚傳高后八年以梁王產爲相國居南軍以趙王呂祿爲上將軍居北軍臨崩戒祿產曰今王呂氏大臣不平我卽崩恐其爲變必據兵衛宮謹毋送喪爲人所制高后紀勃勃將北軍然尙有南軍丞相平召朱虛侯章佐勃勃令章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納相國產殿門產不知祿已去北軍入未央宮欲爲亂殿門不納徘徊往來平陽侯馳語大尉勃勃未敢誦言誅之也乃謂朱虛侯章曰急入宮衛帝章從勃勃請卒千人入未央宮掖門見產

廷中逐產殺之郎中府吏舍廁中勃曰所患獨產
今已誅天下定矣按外戚傳及本紀考祿產本末
則南軍當是衛士以其在北軍之南故謂南軍蓋
漢初未有他兵也是歲衛尉營陵侯劉澤

北軍在未央北爲軍壘垣置中壘校尉以一校守之
百官表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并屯騎等凡八
校尉皆武帝初置刑法志漢興天下初定踵秦置
材官于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至武帝平百粵
內增七校外有樓船晉灼曰凡八校尉胡騎不常
置故云七校按漢初有南北軍則中壘校尉掌北

軍壘門當是高帝所置諸呂反太尉不得入北軍
則中壘校尉所守也武帝所置自屯騎以下凡七
校尉百官表以八校尉皆武帝所置誤矣北軍當
在未央北中壘蓋中北軍而屯也漢制每一校少
者七百人多者千二百人

有事屯兵其中事已輒罷

文紀皇帝卽日夕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爲衛將軍
領南北軍二年詔曰朕旣不能遠德故憫然念外
人之有非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又
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黃霸傳守京兆尹發騎士

詣北軍馬不適士刻乏軍興

武帝時有諸校尉則常屯矣

胡建傳監軍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

北軍有監軍御史

胡建傳監軍御史穿北軍壘垣以爲賈區

或曰監北軍使者

劉屈氂傳征和二年戾太子召監北軍使者任安

發北軍兵安受節已閉軍門不肯應太子金日磾

傳莽何羅與通及少弟安成矯制夜出共殺使者

發兵按監北軍使者與監軍御史職號畧同自天

漢後更名

有護軍都尉皆監其軍察舉非法

陳平傳拜平爲都尉使驂乘典護軍諸軍盡謹曰

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高下而卽與共載使

監護長者或譖平曰今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

平使諸將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

亂臣也漢王召讓平平對云云漢王乃謝厚賜平

拜以爲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自初從至天下定後

常以護軍中尉從百官表護軍都尉秦官平帝元

始元年更名護軍都尉

李云漢書無都尉二字

衛青傳元朔

五年青將六將軍擊匈奴還帝詔御史曰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軍傳校獲王按護軍不屬大將軍師公孫敖從青擊匈奴故傳諸校傳音附

有軍正正丞掌軍法

百官表高帝五年軍正陽咸延爲少府昭紀始元五年大鴻臚田廣明軍正王平擊益州衛青傳軍正閔長史安李廣利傳擊大宛還詔曰軍正趙始成功最多爲光祿大夫胡建傳孝武天漢中守軍正丞時監軍御史爲姦穿北軍壘垣以爲賈區建

欲誅之乃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于是當選士馬曰監軍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下拜謁因上堂皇走卒皆上建指監軍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中遂上奏曰臣聞軍法止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監軍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私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之節無以率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

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臣謹按軍法曰正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二千石以下行法焉丞于用法疑執事不諉上臣謹斬以聞按史記司馬穰苴傳監軍莊賈後至穰苴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遂斬莊賈以徇蓋軍正古官主軍法者

非有事不統于太尉諸將軍

高后紀太尉欲入北軍不得入胡建傳軍法曰正無屬將軍

而護軍之屬大司馬自武帝始也

百官表護軍都尉武帝元狩四年屬大司馬成帝綏和元年居大司馬府北司直趙克國傳武帝時武都氏人反克國以大將軍護軍護軍

李云多護軍二字

都尉擊定之又克國爲後將軍擊西羌豪靡志

高云

志漢書作忘

自歸克國遣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

王莽傳大司馬護軍廉褒奏言安漢公云云

武帝增置七校曰屯騎曰步兵曰越騎曰長水曰胡騎曰射聲曰虎賁

百官表屯騎校尉掌騎士步兵校尉掌上林苑門屯兵越騎校尉掌越騎長水校尉掌長水宣曲胡

騎又有胡騎校尉掌池陽胡騎不常置射聲校尉
掌射聲士虎賁校尉掌輕車皆武帝初置有丞司
馬校尉秩皆二千石刑法志武帝平百粵內增七
校外有樓船晉灼曰百官表凡八校尉云七校者
胡騎不常置按胡騎雖云不常置而自武宣後屢
見諸傳至光武始併長水豈得不在數中所謂七
校者蓋中壘係北軍非武帝初置自屯騎而下爲
七校也

各掌其兵以備宿衛

三輔黃圖漢有長水中壘虎賁越騎步兵射聲胡
騎宿衛王宮周直宿廬後漢志屯騎越騎步兵長
水射聲校尉皆亦掌宿衛兵

蓋選募精勇及胡越內附之人比之期門羽林無復
更代而京師始有長從坐食之兵矣有事時發五校
或胡越騎

李陵傳貳師將軍伐大宛使陵將五校兵隨後趙
克國傳子邛將期門飲飛羽林孤兒胡越騎爲支
兵元紀永光二年馮奉世擊西羗田千秋別將五
校並進奉世復請益兵乃發三輔河東弘農越騎
迹射飲飛鼓者羽林孤兒

李云漢書無奉世復
請益兵以下數句

而越騎尤重率以所親信領之

金日磾傳金敞子涉領三輔胡越騎師古曰胡越騎之在三輔者若長水長楊宣曲之屬是也霍光傳兄孫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光薨帝封山爲樂平侯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諸領胡越兵

李

漢書作騎 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

中興省中壘以胡騎虎賁并長水射聲而置北軍中候以監五營

後漢光武紀建武七年省長水射聲二校尉官九年置青巾左校尉官十五年復置屯騎長水射聲

三校尉官改青巾左校尉爲越騎校尉是也後漢志中興省中壘但置中候以監五營胡騎并長水虎賁主輕車并射聲

始謂五校爲北軍

吳漢傳漢薨發北軍五校輕車介士送葬按霍光傳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謂北軍及五校也東都省中壘無北軍中候營遂通謂五校爲北軍

而胡越騎或以他軍克之其名則猶故也

後漢志越騎校尉如淳曰越人內附以爲騎也晉

灼曰取其材力超越也按光武改青巾左校尉爲越騎校尉臣昭曰越人非善騎所出晉灼爲允按刑法志武帝平百粵增七校又諸傳多言胡越騎則胡越非超越明矣蓋光武以他軍克越騎其官則仍舊名也

至於少府有飲飛

百官表少府屬官有左弋居室令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飲飛飲飛掌弋射有九丞兩尉臣瓚曰官有一令九丞在上林苑中結繒繳弋鳧鴈歲萬頭以供祀宗廟如淳曰呂氏春秋荆有茲非得寶劍

于干將渡江中流兩蛟繞舟茲非拔寶劍赴江刺兩蛟而殺之荆王聞之仕以執圭後世以爲勇力之官茲飲音相近師古曰亦因取其便利輕疾若飛故號飲飛

水衡有輯濯

百官表水衡都尉秦官

李云漢書無秦官二字

有輯濯令丞

如淳曰輯濯船官也師古曰輯與楫同音集濯直孝反皆所以行船也

武帝以後時備興廢其所領士徒亦甚多矣

宣紀神爵元年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及應募飲

飛射士詣金城趙克國傳子中郎將卬將期門伏
飛孤兒胡越騎爲支兵劉屈氂傳征和二年戾太
子及屈氂矯制發輯濯士以與大鴻臚商邱成是
也

三輔之兵中尉主之中尉掌宮外戒司非常水火之
事

百官表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師武帝太初元年更
名執金吾秩中二千石後漢志執金吾一人秩中
二千石掌宮外戒司非常水火之事月三繞行宮
外及主兵器

常以緹騎二百人巡京師

漢官曰執金吾緹騎二百人五百二十人輿服導
從光滿道路世祖嘆曰仕宦當作執金吾

與衛尉相表裏

胡廣曰衛尉巡行宮中則金吾徼于外相爲表裏
以擒姦討猾

其督捕姦盜則官司馬都候屬焉

漢舊儀官司馬諸隊都候領督盜賊屬執金吾案
百官表衛候司馬及左右都候皆屬衛尉蓋領督
盜賊之事則以屬中尉歟

有大事發兵屯衛事已輒罷

高紀十一年淮南王反上乃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爲皇太子衛軍霸上文紀三年上幸甘泉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

其征伐四夷不輕用也

武紀元鼎六年發隴西天水安定騎士及中尉河南河內卒十萬人遣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爲征西羌

其官有兩丞司馬候千人又中壘寺互武庫都船及式道左右中候皆屬焉

百官表有兩丞候司馬千人屬官有中壘寺互武庫都船四令丞都船武庫有三丞中壘兩尉又式道左右中候候丞左右京輔都尉尉丞兵卒皆屬焉初寺互屬少府中屬主爵後屬中尉武帝置左右京輔都尉分掌三輔而屬之中尉則中尉所事職唯徼循而已

百官表元鼎四年置三輔都尉都尉丞各一人凡城中屬長安令有左右尉其外有廣部明部尉凡四尉

漢舊儀長安城中皆屬長安令置左右尉城南置
廣部尉城西北置明部尉凡四尉

自吳太子敗乃置城門校尉掌城門屯兵

武紀征和二年太子亡初置城門屯兵

有司馬十二城門候

百官表城門校尉秩二千石掌京師城門屯兵有
司馬十二城門候師古曰八屯各有司馬門各有
候蕭望之署小苑東門候

其後以近臣領之

張安世傳罷車騎將軍屯兵更爲衛將軍兩宮衛

尉城門北軍兵屬焉

至開幕府如將軍

外戚元后傳王音代鳳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而平
阿侯譚位特進領城門兵讓不受後上悔廢平阿
侯譚不輔政而薨也乃復進成都侯商以特進領
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商代音爲大司馬
衛將軍而紅陽侯立位特進領城門兵

而函谷關亦置關都尉屯兵守之蓋京師之兵大畧
具此

百官表關都尉秦官武帝初置魏相傳大將軍霍

光責過相曰幼主新立以爲函谷京師之固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爲關都尉子爲武庫令其外則滎陽屯兵臨事輒發無常屯之兵也

高紀十二年帝崩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將故與帝爲編戶民北面爲臣心常鞅鞅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酈商見審食其曰誠如此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比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向以攻關中陳平傳平恐呂后及呂頹怒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惠

紀七年發車騎材官詣滎陽太尉灌嬰將高后紀八年崩上將軍祿相國產顓兵秉政因謀作亂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在京師欲與太尉勃丞相平爲內應以誅諸呂齊王遂發兵祿產等遣大將軍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使人諭齊王與連和待呂氏變而兵誅之文紀三年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欲自擊匈奴乃反發兵欲襲滎陽于是詔罷丞相兵以柴武爲大將軍將十萬衆擊之祁侯繒賀爲將軍軍滎陽吳王濞傳七國反天子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爰布擊齊大將軍竇嬰屯滎陽監

齊趙兵

郡國之兵則材官騎士是也漢創秦故始令天下縣邑城

高紀六年令天下縣邑城

而材官騎士歲時講肄然其給事郡國唯更卒衛士而材官騎士非虎符不得輒發

齊悼惠王傳哀王謀發兵中尉魏勃給召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

唯當寇之邊特異內郡自漢初置諸侯王

高紀五年立番君芮爲長沙王立盧縮爲燕王六

年立兄宜信侯喜爲代王以太原郡三十一縣爲韓國徙韓王信都晉陽七年廢代王喜立子如意爲代王九年廢趙王敖徙代王如意爲趙王諸侯王表諸侯比境周匝三垂外接胡越以信臣監邊

盧縮傳陳豨以郎中封爲列侯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兵韓信傳陳豨爲代相監邊辭信信執其手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天子之信幸臣

也

李云天子漢書作陛下案高紀九年廢趙王敖徙代王如

意爲趙王蓋豨始爲代相及如意王趙復爲趙相

故二傳不同耳

兵精地大隨即叛亡

高紀六年韓王信降匈奴十年代相國陳豨反上曰豨嘗爲吾使甚有信代地吾所急故封豨爲列侯以相國守代十二年陳豨降將言豨反時燕王盧綰使人之豨所陰謀上使審食其迎綰綰稱疾食其言綰反有端使樊噲周勃將兵擊綰詔曰燕王綰與吾有故愛之如子聞與陳豨有謀吾以爲亡有故使人迎綰綰稱疾不來謀反明矣其後徙代地置雲中

高紀十一年上擊陳豨還雒陽詔曰代地居常山之北與夷狄爲隣

李云爲隣二字漢書作邊

趙乃從山南有之

遠數有胡寇難以爲國頗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代之雲中以西爲雲中郡則代受邊寇益少矣而長沙燕代皆割其南北邊爲郡

諸侯王表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如淳曰長沙之南更置郡燕代以北更置緣邊郡其所有饒利兵馬器械三國皆失之也

旣又募民徙塞下爲築室屋復其家不輸賦

鼂錯傳錯上言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于塞下

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又入李云又漢書作復如此數年李云數漢書作連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今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乏李云乏漢書作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荅復爲一城其內城門李云城門字漢書作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母下

千家爲中周虎落先爲室屋具田器乃募罪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廼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與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利祿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

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無屯戍之
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
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于民相去遠矣上從其言
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以實塞下使屯
戍之士益省

李云上漢書作事

漢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

下吏誠能稱厚恩

李云上漢書作惠

奉明法存恤所徙之老

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
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
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
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

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爲築室家
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
有所用此民之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爲
置巫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婚生死相卹
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所以使民樂其處
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
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爲
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賢材
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于射法出則教
民于應敵故卒伍成于內則軍政定于外服習以

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

不給衛士材官

漢官儀邊郡不給衛士材官

又以合徙姦猾吏民于邊以扞寇虜

武紀元狩五年徙天下姦猾吏民于邊

有征伐則將其兵以從將軍

朱買臣傳上拜買臣爲會稽太守受詔將兵與橫

海將軍韓說等俱擊破東越趙克國傳虜絕轉道詔將八校尉與驍騎都尉金城太守合疏捕山間虜克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刼畧者時上已發云云與武威張掖酒泉太守各屯其郡者合六萬人矣又云上卽拜酒泉太守辛武賢爲破羗將軍將兵六千一百人敦煌太守快將二千人昭紀元鳳三年遼東烏桓反以中郎將范明友爲度遼將軍將北邊七郡郡二千騎擊之

雖高爵得復然不能不興發也

賈誼合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

以下不輕得息

太守將萬騎行障塞

漢舊儀邊郡太守將萬騎行障塞

治亭徼

食貨志上北出蕭關行獵新秦中以勸邊兵而歸
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于是誅北地太守以下按
上下文當是元鼎中紀下書

置長史司馬候千人蓋其權重矣

漢舊儀邊郡太守置長史一人丞一人治兵民當
兵行長史領置部都尉千人司馬候農都尉皆不

治民百官表邊郡守又有長史掌兵馬秩六百石
後漢志郡置太守一人丞一人郡當邊戍者丞爲
長史王國之相亦如之馮奉世傳馮譚以孝廉爲
郎補天水司馬嚴助傳發兵會稽會稽守欲距法
不爲發助乃斬一司馬諭意指

部都尉部戍卒乘障塞有東西部或南北部皆因秦
故隨地要害稍損益之

地理志朔方五原雲中定襄代郡遼東有東西中
部都尉酒泉有東西北部都尉鴈門上谷遼西有
東西部都尉會稽有南西部都尉隴西樂浪有南

部都尉北地武威廣漢上郡有北部都尉西河有
南西北部都尉敦煌有中部都尉按百官表有長
史典兵馬則部都尉蓋部戍卒守塞歟
乘塞列隧不過數千人

趙克國傳克國奏云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
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
衆攻之而不能害

有障塞尉各領其土

武紀太初三年遣光祿勳徐自爲築五原塞外列
城西北至盧胸彊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秋匈奴

入定襄殺掠數千人行壞光祿諸亭障晉灼曰地
理志從五原稠湯縣北出石門障卽得所築城師
古曰漢制每塞要處別築爲城置人鎮守謂之候
城此卽障也後漢志邊縣有障塞尉掌禁備羗夷
犯塞張湯傳博士狄山言湯詐忠于是上作色曰
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山曰不能曰居
一縣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李云障漢書作鄣山自度辯
窮且下吏曰能廼遣山乘障至月餘匈奴斬山頭
而去

要以屯衛邊民不以從征也

案諸紀傳無戍卒從軍攻戰也

農都尉武帝初置領內郡卒屯田塞下因以備虜

百官表農都尉武帝置後漢志武帝時置農都尉
主屯田殖穀

其制邊守塞大畧如此然猶困于匈奴之強每聞虜
入則發兵屯邊公卿大夫罷于奔命遠者至六月輒
罷歸

周亞夫傳文帝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以宗室劉禮
爲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爲將軍軍棘門河內
守周亞夫爲將軍軍細柳以備胡月餘三軍皆罷

武紀元光元年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屯雲中中
尉程不識爲車騎將軍屯鴈門六月罷二年御史
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
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爲將屯將軍
大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將三十萬衆屯馬邑
谷中誘致單于欲襲擊之單于入塞覺之走出六
月軍罷

武帝後時有將屯之兵矣

李陵傳爲騎都尉將勇敢五千人教射張掖酒泉
以備胡霍去病傳路博德爲強弩都尉屯居延趙

克國傳遷中郎將將屯上谷 克國傳將四萬騎
屯緣邊九郡師古曰九郡蓋五原朔方雲中代郡
鴈門定襄北平上谷漁陽

自征伐之餘夷狄衰耗於是卽其歸義者處之塞外
爲屬國

鼂錯傳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義者數千人
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
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
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武紀
元狩二年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合四

萬人來降置五屬國處之趙克國傳滅隴西北地
上郡戍卒之半乃分處降者于邊五郡故塞外而
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爲屬國宣紀五鳳三年置西
河北地屬國以處匈奴降者

置屬國都尉領之

百官表典屬國掌蠻夷降者武帝元狩三年昆邪
王降復增屬國置都尉丞候千人屬官九譯合地
理志天水勇士安定三水上郡龜茲西河美稷五
原蒲澤皆屬國都尉治後漢竇融謂兄弟曰張掖
屬國精兵萬騎

以備藩衛從征伐

趙克國傳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十倅

李云十漢

書作千馬什二就草功臣表昆侯渠復索以屬國大

首渠擊匈奴候騏候駒幾以屬國騎擊匈奴捕單

于匈奴候

李云匈奴候匈奴字漢書作兄

而西域有都護

百官表西域都護加官宣帝地節二年初置以騎

都尉諫大夫使護西域三十六國有副校尉秩比

二千石丞一人司馬候千人各二人西域傳自伐

大宛之後西域震懼于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

起亭而輪臺渠犁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

領護以給使外國者至宣帝時遣衛司馬使護鄯

善以西數國其後匈奴日逐王叛單于將其衆來

降護鄯善以西使者鄭吉降之乃使吉并護北道

故號曰都護都護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動靜有

變以聞可安輯安輯之可擊擊之都護治烏壘城

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與渠犁田官相近土

地肥饒于西域爲中故都護治焉陳湯傳遷西域

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西域湯矯制發城郭諸國

兵車師戊己校尉屯田吏士漢兵胡兵合四萬人

攻斬郅支單于

車師有戊己校尉

百官表戊己校尉元帝初元元年置有丞司馬各一人候五人秩比六百石西域傳元帝復置戊己校尉屯田車師前王庭師古曰甲乙丙丁庚辛壬癸皆有正位唯戊己寄治今所置校尉亦無常居故取戊己爲名也有戊校尉有己校尉一說戊己居中鎮覆四方今所置校尉亦處西域之中撫諸國也案戊己校尉在車師前王庭非寄治又車師在西域東隣匈奴亦非處西域之中也校尉名戊

己其義未詳

監護諸國屯田殖穀以絕匈奴羗道所謂以蠻夷制蠻夷者也

白石先生補兵志大抵喜漢法之近古傷後世養
兵之費廣擁兵之權專也余曩從先生游得見此
書卽手抄爲家藏且以訓族里思與好學之士共
之忽得刊本于同門友瑞昌陳令君則知令君之
志與余同能以先生之書傳諸遠于天下後世經
生學士尤有補云嘉定乙亥端午日門人奉議郎
權淮南路轉運判官兼淮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
池陽王大昌書

大昌于是年九月鋟板

潛解益廣其傳

宋懲五代之弊收天下甲兵悉萃京師名曰禁軍
開寶入籍十九萬三千不爲不多矣至道增至三
十五萬八千天禧增至四十三萬一千慶歷增至
八十二萬六千治平以降迄於元豐稍爲裁減尙
六十餘萬徽宗將一童貫而禁軍闕額二十四萬
靖康之禍按籍止存三萬人而已無一夫可驅之
戰者遂以不支高宗將一張浚富平符離之敗棄
師累十萬乃莫有正其罪者尙可言兵事乎樂清
錢文子見南渡兵食之冗濫也以漢制不失寓兵
于農遺意而班史無志因以補之書僅一卷言近

而旨遠辭約而義該此非高談性命之學者所能括也文子字文季紹熙三年由上舍釋褐出身以吏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歷宗正少卿退居白石山下自號白石山人故所輯詩傳及是編皆以白石著錄不知者疑是姜夔書誤矣卷首有陳元粹序後有王大昌跋皆其弟子跋稱嘉定中鈔板於淮南漕廨予所抄者虞山錢曾藏本也夔尊識

宋錢氏補漢兵志與熊氏補後漢書年表皆有功于班范所宜附刻正史者也而馬貴與經籍考列錢氏書于諸子兵家之中又志作制蓋據書錄解題採取實未見其書耳予所藏卽竹垞先生所抄虞山錢氏本亥豕之誤不一而足益都李子南澗淄川高子木欣有嗜古癖遞爲校勘尙欲訪求熊方年表不可急得恐此隻本易失先以鈔板予感二子稽古之勤立心之遠也爲附數語于後至作者本意前人已詳不復贅云乾隆三十四年巳丑五月秀水盛百二識





